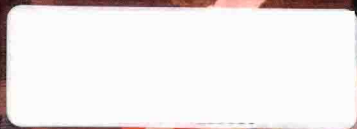


欢迎来到这个阅读所能照明的世界

*The Library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世界尽头的  
图书馆



[爱尔兰] 费利西蒂·海因斯·麦考伊 著

常鸿娜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Art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The Library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 世界尽头的 图书馆

Felicity Hayes - McCoy

[爱尔兰] 费利西蒂·海因斯·麦考伊 著

常鸿娜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UNDREDS OF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世界尽头的图书馆 / (爱尔兰) 费利西蒂·海因斯·麦考伊著; 常鸿娜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00-2235-5

I. ①世… II. ①费… ②常…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2145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320

THE LIBRARY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By FELICITY  
HAYES-MCCOY

Copyright: © 2016 FELICITY HAYES-MCCO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mailto:bhzw0791@163.com)

书名 世界尽头的图书馆

作者 [爱尔兰] 费利西蒂·海因斯·麦考伊

译者 常鸿娜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杨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5

字数 229 千字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235-5

定价 39.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16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CHAPTER 1 # 第一章

碧空如洗，大海湛蓝清澈，海水与天空相接，茫茫一色。一块石板搭成的门阶后，是一段灌木丛生的小坡，小坡的尽头立着一面石墙，而再向墙的外面看去，就是悬崖了。崖边覆盖着灌木的岩脊上生长着一簇簇的海石竹，崖壁陡峭险峻，海浪剧烈翻腾，汹涌地拍击着崖底。在这一小片田野的最高处，有间不大的房子，房子面向大海，背后依稀能看到一条通往城镇的小路。汉娜从枝蔓横生的柳苗丛中穿过，一路踩着泥泞的水洼，从房子后侧加盖小屋上的窗子爬了进去。此时汉娜正站在门口的石阶上，阳光洒在她的脸颊，身后空置已久的屋子里那股挥散不去的潮气混杂着拍崖海浪的咸味盈满她的鼻腔。

回想上一次站在这里，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她身后的这座房子一如过去般幽暗死寂。曾经住在这里的是她的姑祖母玛吉——那个消瘦的红发女人总是一边嘴里发着“嘘”声，一边驱赶着一群母鸡来到门外，还不时感叹一下煤油的价格。玛吉过世前将房子留给了那时还只是个孩子的汉娜。而此时迫切渴望着独处的汉娜，手中拿着自己未来生活的全部指望，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来到了这里。

海鸥在天空中发出一声凄厉刺耳的鸣叫，不远处的一棵柳树上，一只画眉鸟扑棱扑棱地扇动着翅膀。门阶上散布着棕色和黄色的蜗牛壳，就像点缀着一颗颗的珠翠珍宝。汉娜早晨去图书馆时穿着的那双干净船鞋此时已经面目全非，可现在后悔穿着它来也晚了。她循着海浪声向下走去，有些地方的草长到了齐腰处，她拨开草丛向那壮阔的天堑蹚着，毛茸茸的草球不时搔着她的手肘。那道低矮的界墙不知何时已经坍塌，墙上的石块散落一地，她只得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前走去。接着，她绕过一片茂盛的石楠和一台生锈的冰箱，找到了一块从界墙落到悬崖边的石头，在悬崖的下面，就是大海了。抬眼，风吹云动，俯望，一块块闪闪发光的礁石刺破拍岸的浪头，呈现斑驳耀眼的泡沫。汉娜坐了下来，泥泞的双脚踩在一层海石竹上，眼睛则怔怔地盯着手中的那个信封。

起初她的心脏一阵狂跳，但到了现在，她发现自己竟不知不觉地开始研究起这些昂贵纸张的重量、用机器打印出的地址和盖有邮戳的邮票上那些如宝石般鲜艳的色彩。她将手中的信封翻转过来，告诉自己那不过是封信——就是一些写在纸上的字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作为一名图书管理员，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彼时彼处写下的文字将会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每周有两天，她都会开着县里的“流动图书馆”面包车在美丽的芬法兰半岛上的那些偏僻的村庄和疏落的山区之间来回奔忙。她喜欢那些穿梭在葱郁高耸的树篱间的漫长旅程，也爱着她所带来的书里的哲思，以及书籍本身所蕴含的东西。几千年来，文字越过山川和大海的阻隔，承载了人类的无数梦想、愿景和抱负，当汉娜驾车驶过地上的泥潭和水坑时，她就成了这个跨越时空进程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将那些

来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手写文稿和码在她车厢后座的套着塑料封皮的小说、CD 以及名人食谱联结在一起。她在那些路途中所享受的独处时光能及时带给她一种自由和静寂的快慰。

那天是图书馆的半天工作日，汉娜锁好了图书馆的门窗，想到又要和妈妈共同度过一整个下午，就很不情愿地开车慢慢朝家驶去。尽管玛丽·凯西是个宽厚善良且不失风趣的女人，但她有时很爱指手画脚，说话向来不知轻重，到了生闷气的时候更是可怕。然而十年前的她却不是这样的，汉娜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是非常宠溺妻子的，他经常请她吃饭，给她准备惊喜。汉娜依稀记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去酒店吃饭时，汤姆穿着他最好的蓝色西装，玛丽戴着珍珠首饰，盘着新做的头发，宛如少女一般和丈夫调笑着……如今的玛丽没有了丈夫的呵护，她的嚣张跋扈也渐渐掩盖了原有的魅力。

没有了总是霸占着浴室的上学的孩子，虽说如今家里的早晨不再像之前那样一片忙乱了，但想要单纯地享受只有咖啡和吐司的早餐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玛丽·凯西——这位传统爱尔兰式早餐女王——坚持要在早餐时煎腌肉片和血肠来吃。自打汉娜带着她形象叛逆的十六岁女儿婕斯，拖着两箱在盛怒之下随意打包的、并不会经常穿到的衣服出现在她寡居多年的母亲家门口时，这样的早餐大战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时候，汉娜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就把婕斯从伦敦的家中接了出来，而且在没有事先知会母亲的情况下就突然回到了娘家，汉娜拼了命地想要维持所有人的和睦共处。玛丽认为在她的地盘上，所有人都应当用最为丰盛的食物将肚子填饱，才能很好地迎接新的一天；婕斯则是从小吃羊角面包和喝橙汁长大的，

当她看到在一摞油炸白苏打面包上放着一大颗溏心蛋的情景时被彻底激怒了。因此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娜给女儿和母亲分别购买了酸奶和烤蘑菇，她也努力让两人都试着接受什锦果蔬燕麦片。她的这些心思不过是徒劳罢了，每个清晨仍旧像地狱般煎熬。即使婕斯已经年满二十岁，成了一名空姐，现在住在法国的一套合租公寓里，玛丽还是坚持地做着传统的爱尔兰式早餐。至于今年已经五十一岁的汉娜，她依旧为一份看不到前途的工作所累，还是睡在母亲隔壁的卧室里。

克罗塞拉是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和她现在工作的图书馆所在的里斯拜格距离很近，只要往东走几英里就到了。不过她儿时居住的那套房子已然不复存在了。她的父亲过去经营着村庄里的邮政事务所，事务所兼营着一些食品杂货的零售，店外还加立了两个油泵，她的妈妈当时负责店里的收银工作。那时，孩子们常常聚集在店里吃着巧克力、喝着红柠檬水，有人来寄信或是领退休金时，就会靠在柜台上一边聊聊天。倘若在父亲称包裹或帮人填表格时外面来了要加油的车，他便会暂时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外面加油，与此同时，母亲就会绕到邮政办公的格栅后接替他刚刚放下的活，汉娜则会被吩咐去切奶酪或是培根片之类的东西。凯西店里的货虽不多，可种类却很齐全：面粉、茶叶、泡打粉、苹果、捕鼠夹、袋装饼干、糖果、各类蔬菜、电池以及果酱等。而今，当人们需要加油或购买日用品时，都会前往里斯拜格或是十英里外卡里克的某家连锁超市——如果在那里买了足够多的意面和洗涤剂，等到加油的时候就会得到几分钱的折扣。

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汉娜结了婚定居伦敦后，她的父亲

把店卖了出去，盖了一座新的房子。这对日渐年迈的老夫妇，过去习惯了透风漏气的房间、烦琐难用的旧式炉灶和总是嘎吱作响的玻璃窗，现在他们在主干道边上建的这座三间房无疑是个绝佳的养老场所：新房加装了双层玻璃窗和新式厨房，还在每个房间的天花板正中央都安上了一盏明亮的吊灯。汉娜身为一个老式建筑和复古家装的忠实拥趸，特别讨厌这座新盖的小平房。每当她准备将车停进家里的车道时，看到那些玛丽引以为傲的荧光粉的墙面和走廊入口处的蓝色瓷砖时，都觉得避之不及。此外，门板上还有一个用螺丝固定着的硕大的搪瓷三叶草装饰。粉色的墙壁、蓝色的瓷砖和石灰绿色的三叶草形成的巨大视觉冲击总是让汉娜感到莫名烦躁。

大门的旁边有一个塑料邮筒。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她掀开筒盖看到了里面的那封信，不由得感觉喉咙发紧，信封上盖着她所熟悉的伦敦邮戳，写着“爱尔兰，芬法兰县，克罗塞拉，汉娜·凯西女士（收）”。虽然在过去的一周里，她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这封信的到来，但真正看到它的时候，她却无法鼓起勇气将它从邮筒里拿出来。她终于还是取出了信封，可正当她决心拆开它的时候，信却毫无预兆地被人从自己手中扯走了。

那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小时前。此时此刻，高坐悬崖之上的汉娜面对着翻涌的海浪，再次看着那个已经被愤怒的泪水打湿的信封。当信封被抽离她的指尖时，她立刻转身想要将它夺回，无奈却被玛丽挡了下来。

“妈！还给我行吗？”

“你看，叫你汉娜·凯西女士多好，比什么马尔科姆·特纳太太强。”

“我才不是马尔科姆·特纳太太，三年前我离婚的时候就已经不



是了，妈，你要学着去适应。”

“我适应得相当不错，你要相信我。可我始终还是搞不清楚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是马尔科姆跟我离的婚。”

“就是因为你从前一直都太蠢了，他才会跟你离婚的。”

汉娜正色道：“妈，我不想再谈论这件事了行吗？这件事从头到尾我们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发现了他和另一个女人上床，然后我带着我的孩子离开，你还要我怎么办？”

“可你本来不应该逃跑的，你得让他赔你一大笔钱。”

“我当时没想……”

“难道我不知道你当时什么都没想吗？从你刚认识他不到十分钟就怀孕了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想。”事已至此，玛丽索性豁出去了，“结束了在伦敦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又急急忙忙地逃回这里的家！你知道我想说你什么吗，汉娜·玛利亚？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蛋，一直都是。”

“别叫我汉娜·玛利亚。”

“你爸爸辛辛苦苦供你读书。我们本来为你准备了一个那么好的小商店，就等着你长大以后接手，可你不要啊，你才不稀罕呢。我们的大小姐去了卡里克上她图书管理员的课，然后去了都柏林，之后又到了伦敦。不管我说什么都拦不住你。你的老爸每一次都还是会为你倾尽所有。”

汉娜夺过信，将它塞进包里，她的双手颤抖。玛丽轻蔑地把头一扬。

“我很清楚这封信里写的是什麼。全是律师那一套没用的废话，

别指望里面会有一分钱。”

汉娜抑制住自己的怒火。拉上了提包的拉链，转身向屋里走去。可玛丽一把将她拽了回来，竖起一根手指朝她晃了晃。

“我曾经告诉过你，但我现在要跟你再说一遍，那个卑鄙小人把你骗得一无所有。你曾经为了和他结婚放弃了大好的前途。孩子，我不管他在婕斯那儿存了多少钱，可他同样也欠你的。”

一时间，汉娜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她抓着玛丽的肩膀尖叫道：“妈，我拜托你，能不能别再管我的事了？”

“全能的圣主啊，我真是养了个傻子！汉娜·玛利亚·凯西你是个大蠢货，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蠢货！”

让汉娜没想到的是，她发现自己竟然在啜泣。于是她从包里摸出车钥匙，跌跌撞撞地回到车上，此时的她特别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却不知道能去哪里。十分钟后，她穿过一片茂盛的茅草和成片的柳树苗，踩过泥点四溅的水洼，从碎裂的后窗爬进了这个世上唯一可以称之为属于她自己的地方。

尽管不愿承认，但玛丽·凯西却说得没错。任何一个明智的女人都不会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离家出走，更不会在马尔科姆跟她离婚时声称不会要他的一分钱。然而那时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保持理智的。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后远居他乡，她不得不面对整日和玛丽·凯西共处一室的可怕未来，她放下自尊，悄悄给马尔科姆写了封信。诚然，她已经把自己的情况写在了信中，可他究竟能否明白她的处境呢？提出让他支付一处个人住所的费用，这样的要求对他来说不会太过分吧？她在信上提到过，在里斯拜格的镇郊有一处新开发的住宅区，她很清楚要买那

样一套房子所花的钱对于马尔科姆来说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其实在她的潜意识中，一直都对他的慷慨抱有一丝希望。

远处，几只海鸥在天空中盘旋，海面上波光粼粼。握在她手上的这些写在纸上的字，即将改变她的人生轨迹。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挺直身子，撕开了信封。

## CHAPTER 2 # 第二章

里斯拜格喧闹的清晨总是伴随着聒噪的喇叭声，布劳德大街常常被争相上班的私家车、送货车和商店店主们塞得水泄不通。康纳·麦卡锡通常都不太会为这样的状况烦心。在大多时间里，他都把车停在家中，改骑他的“小黄蜂”<sup>1</sup>去图书馆上班。说起来可能有点儿不可思议，但这辆摩托车确实是他看到某张报纸末尾处的广告买来以后，在牛棚背面的简易房里精心修复而来的。比起绕着意大利的教堂广场兜风，沿着里斯拜格的布劳德大街上下穿行看上去可能并不怎么拉风，不过只要想到他得给自己的那辆旧福特四处寻找停车位，康纳就觉得骑着“小黄蜂”去上班要潇洒许多。

里斯拜格镇和克罗塞拉村相距五英里。镇中心只有一条较为宽阔的大街，分别通向四条较为狭窄的小路。位于大街最开阔处的那个从前用来摆摊儿的集市如今被改建成了停车场；中央的马槽现在被泥土填平，泥土的四周被铺上了路砖，政务委员会每年都会在里面

---

1 “小黄蜂”（也称伟士牌或韦士柏）是意大利摩托车制造商比亚乔旗下的一个子品牌，其产品为两轮轻便踏板式摩托车。自其1946年诞生以来一直延续着最初型号的外观，并保持着小巧、紧凑的特点。

栽种牵牛花和非洲凤仙菊。在花池一侧的水泥路上固定着一把长椅，但由于它常年都被停泊的汽车所包围，因此很少有人真的会坐在上面。康纳听妈妈说，过去学生们常常会在马槽附近闲逛，不过现在新式的综合学校已经搬离了大路，这里也就很难再看到一个孩子了。

马槽的对面是女校旧址的正门，它地处布劳德大街的中段。校区向后延伸，以毗邻街道的内侧为界，囊括了从前的学校主楼和过去负责管理学校的女修道院。修女们停止办学后，县政务委员会把校舍中的一部分租了下来，里斯拜格图书馆从原先一直不太合适的活动板房搬进了装有护墙板的学校礼堂中。政务委员会的主楼是设在卡里克的，后来他们决定把少数办公场所搬到里斯拜格，他们把一层过去的教室改成了办公室，相应地，修女们平时散步的花园就被办公人员辟为他们的停车场。所有图书馆和政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从曾经是学校入口的院子进出。你需要步行通过院门和临街的安全门才能到达停车场，但遥控装置只允许那些被分配到指定位置的人进入。那块在沥青碎石路面上，用明黄色的油漆喷着“图书管理员”几个印刷体字的，是凯西女士的停车位，而康纳就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了，因为根据卡里克县图书馆的意思，一个同时还靠务农为生的兼职工作者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公务员。不过康纳已经相当知足了。他不会以老爸常常提到的“耍笔杆子的”自嘲，他只是单纯地很喜欢书罢了。

实际上，尽管要找到一个停放“小黄蜂”的角落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可凯西女士还是会常常为他鸣不平，她总说上面应该给他分配一个车位的。康纳知道在多数这样的情境之下，凯西女士自己都会以“强烈要求尊重自己的助理”作为结尾。但无论如何，她能这样说就已经很好了。不过说来也怪，他倒是挺喜欢凯西女士的。

很多人都觉得她傲慢冷漠，可一旦了解她以后，就会觉得她是个极好的人。可不管怎样，康纳还是很难想象这个图书馆曾经是他儿时的学校礼堂，也无法想象整栋建筑里都是修女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场面。据康纳的哥哥乔说，后面的女修道院里如今仍然住着两个上了年纪的修女，这也是此前教堂之所以没有变卖这处房产的原因。而在酒吧聊天的那些哥们儿都觉得这是乔的傻话。好吧，这是镇中心的一大处房产，只要你去了解一下房地产市场的行情，就会明白其实是没人有足够的能力把它买下来。银行拒绝提供贷款，再加上市场上到处都是卖不出去的新挂牌的商品房，大区主教真该行大礼跪拜，感恩上主让他和政府之间达成了这样的协议。至少，他得到了一份还算过得去的收入用以维持受潮墙体的整修和充足的供电。

康纳骑着“小黄蜂”在布劳德大街中央停着的一大片汽车中绕行。他穿过无数小轿车和大卡车间的缝隙，然后停了下来，推着摩托走进原来学校入口处的院子。据他的妈妈说，修女们向来不会从这里进出。在教学楼的后面有一个通往女修道院的小门。曾经的学校大门上如今挂着塑料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开放时间：周一到周五 9:30—17:00”。图书馆的门在院子对面。除了每周三那些等待清理的小轮垃圾箱会占据他原本停车的位置，康纳一般都会把他的“小黄蜂”停在那个固定的角落里。今天早上那里是空着的，于是他锁好了他的小摩托，摘下头盔，走进了图书馆。

他很喜欢这个装有护墙板的房间中图书散发出的气味。这里的书大部分都很新，但其中也有一些是属于原学校的收藏品，它们的书皮通常是皮质的，内页的纸张很薄，边沿处也有破损，那些皮子和纸张的味道非常好闻。老实说，他对这些书的内容并不怎么感

兴趣，更何况里面的字那么小，插图和表格又那么晦暗，他只是很喜欢它们的手感。它们封皮的镶边上文有抛光的金箔装饰，内侧的衬页触感一如奶油切片，上面印有羽毛图案。凯西女士将它们保存在房间尽头装有玻璃门的旧书柜中，没有人真正地留意过它们。而小说、参考书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书都被摆放在了现代的金属书架上。每本书上都包了一个透明的塑料封皮，每本书被归还后，都要用一个装在喷雾瓶里的清洁液将外层的封皮处理干净。在把它们放回书架之前，要检查好里面是不是夹进了可疑的“书签”。人们常常会把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留在书里。康纳曾经在了一本梅芙·宾奇<sup>1</sup>的小说里发现了一片火腿，这使得凯西女士大为恼火。她给对方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邮件，称图书馆需要更换被弄脏的书，并会寄去一张正式发票。康纳猜想肉店的老板老菲茨杰拉德，那个总是板着脸的古怪的小老头就是梅芙·宾奇这本书的神秘读者，他对自己的这个猜想简直欲罢不能。不过后来取走书的是菲茨杰拉德的太太——来图书馆的通常都是女人们——但毫无疑问，那片火腿确实来自他们家的肉店。

除了书，康纳和凯西女士基本上没有什么共同点。话虽如此，可大概是因为她平时聊天很少涉及有关书的话题，所以有时会让人感觉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喜欢书的人。如果撇开这点不谈，凯西女士曾经也还是给他看过加纳莱托<sup>2</sup>令人惊艳的大部头意大利画册的。后

---

1 梅芙·宾奇（1940年—2012年），爱尔兰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专栏作家和演讲者。她最为人称道的是对爱尔兰小镇生活的幽默描绘、对人物的刻画、对人性的探讨和出人意表的结局。她的小说已被翻译成37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了超过四千万册，被称为“爱尔兰最受欢迎的作家”。代表作品有《朋友圈》《塔拉路》《猩红羽毛》等。

2 加纳莱托（1697年—1768年），意大利画家、雕刻家，他的作品注重将威尼斯地方特色的建筑和自然风光相融合，通过气氛的渲染、特定光照条件的选择和对客观科学的调查研究来达到理想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他受到了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影响。

来康纳在搜索引擎中键入“意大利”和“图片”两个词的组合，弹出了许多非常古老的绘画图片与无与伦比的摄影作品，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他还在里面看到了一些人骑着“小黄蜂”绕着教堂广场疾驰的图片，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下定决心给自己买一辆“小黄蜂”。

今天早上，康纳在电脑上一处理完邮件，就一溜烟地跑去给自己煮咖啡了。凯西女士一脸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他没敢上前打扰。这倒不是因为他怕自己引火上身——毕竟他已经习惯了她的阴晴不定，他妈妈说过，跟老玛丽·凯西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人难保不会变成她那个样子。他在小厨房等待水壶里的水烧开的时间里，顺带着将水槽刷了一遍。通常在大清早的时候，不会有什么人来图书馆里借书，你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但凯西女士很烦那些时不时就推着婴儿车来这里闲聊的年轻妈妈。康纳猜想，如果按照凯西女士的性格，她一定会把一块写着“安静”的老式告示牌竖在那里。她对她称之为“八卦”的东西厌恶至极，每当她看到一群姑娘抱团坐在角落里就会非常崩溃。不过康纳反而觉得她们活跃了这里的气氛。

问题在于，里斯拜格镇上能让人们聚会聊天的地方少之又少。每年似乎都会有新开张的咖啡馆或小吃店供人围桌而坐聊闲话家常。他们通常会借一些钱，找一处店面进行装修，推出一些方案和产品来吸引人们的眼球。有时也会在本地广播里做一点宣传，或者把广告刊登在寄往全岛旅馆和 B&B<sup>1</sup> 连锁酒店的免费报纸上。但大多数来

---

1 B&B (Bed and Breakfast), 住宿加早餐酒店, 是一种酒店与旅店的类型, 与民宿相似。



这里观光的游客都会直接经过里斯拜格，不作任何停留，再加上康纳妈妈这一类的人也不会进店购买昂贵的有机松子和马苏里拉奶酪<sup>1</sup>卷，所以过不了多久，这些新开的店里就会张贴出只要花几欧就可以买到传统爱尔兰式早餐的手写广告，随后你就会看到店里免费赠送茶水和吐司之类的促销。等到最后他们实在入不敷出，商店就只好倒闭关张，与此同时，曾经的厨房用具和内饰器材也会被统统变卖。

每当康纳去参加为又一个即将外出谋生的朋友组织的欢送会时，他就会由衷地感到自己能靠着图书馆的工作支撑下去是何其幸运。尽管那是一份每周只需工作三天的兼职，却算得上一份相当稳定的差事，这同时也意味着家里的农场不必再转卖给别人。康纳的爸爸帕迪·麦卡锡几年前背部受伤，虽然下地走动并不成问题，但再想从事繁重的农活几乎是不大可能了，康纳的哥哥乔一个人干不完所有的活儿，本来农场减产，收入已经很难维持他们父子三人的生计了。要不是有了图书馆，康纳可能早就坐船去外地打工了，自然地，麦卡锡家世代耕种的田地也可能早已经卖给别人了。就算是权宜之计，可得知他们还能凑合着支撑下去也终究是件好事。即便日后家中发生变故，通过一段时间工作的训练后，他的资历也会比从前更高，到时候再在图书馆里谋一份相关的全职工作也会容易一些。这世道，所有的事情都很难说。就像他的父亲在他心情低落时经常说的那句话，那些耍笔杆子的家伙随便大笔一挥，所有人的命运都将天翻地覆。

---

1 马苏里拉奶酪，俗称水牛奶酪，是一种源自意大利南部城市坎帕尼亚和那不勒斯的淡奶酪。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